

唐鉞文存二編

中國史的新頁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史的新頁

唐鉞文存第二編
中國史的新頁

此書有著者作機械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唐 鉞

發行所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ESSAYS

Volume II

By

YÜEH T'ANG

1st ed., Mar., 1929

Price: \$1.2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前話

有人說世界上止有兩種人——一種是配出文集的，一種是不配出的。我不能說我應該屬於第一類。但我知道一個城裏窮酸的日子，一個鄉下老農的家用流水，許多人不要看的，我卻要看。可見什麼樣的文字纔值得看，並沒有什麼可以適用於一切讀者的公例。我所以一再冒出文集的危險，與其說是由於自信我的文字有價值，無寧說是由於不敢自必我的文字沒人看。

『文存』的名稱并不是二十世紀的中國纔有的，所以并不新鮮，雖則有些人認為新鮮。這兩個字到了此刻已經黏上了好些不相干的聯想，因此我止把『某某文存二編』作本集的副名，而仿用西洋人以集內一篇的題目稱呼全書的例；不過他們用第一篇的題目，我用最後一篇的——但這種小改變并不含有任何『大義』。

本集中各篇的排次，因為要使它們稍微以類相從，所以沒有按時日定先後。但這些本是零散的文字，所謂同類的文字未必確乎能彀成類。寬泛些說，頭五篇有點牽涉『哲學』，其中一篇也可以說是牽涉文學的；次三篇有關於中國文字的問題；又次三篇是考據，或用通行話說，是關於國故的；又次五篇是對於近年國內的某些事情的一點意見；最後五篇是對於我們民族作痛下針砭的嘗試。最後一篇之後的一篇是譯文，就作為附錄。這兩三年中，我還作些旁的文字，

但因為它們太帶有局部的性質，不曾收入本編中。此外還有好些關於文學和考據的文字，因為已經收入國故新探中，所以這裏也不錄。

我的第一編文存出於「白話文」已經風行以後而一部份還含着「文言文」，有些人覺得奇怪。但我自信那些文字，雖不會翻作白話，也不至於使讀者感到不便。本編止有一篇「文言文」，當時是有意用文言做的，在此刻也沒有改成白話的必要。我對於今日文字的意見大致見於本編所錄現代人的現代文中。

這本書中有些同一的話，在這篇內這樣寫，在那篇內又那樣寫的：如中性第三者代名詞或用『他』，或用『牠』，或用『它』；『只有』或作『止有』；『能够』或作『能殼』。原文因為時期的或其他的理由那樣那樣寫，現在因為讀者很容易看出，不去改歸一律。

又各篇中有些地方，對於原文的字句略加增刪改定；但因為改動甚

小，所以也不加註標明，以省讀者的，和作者自己的，麻煩。

本編內的文字，除未經發表的以外，多數曾載在現代評論，有一篇，很長的，曾載在它的第二年增刊；有的曾載在東方雜誌；有一篇，關於學風的，曾載在學生雜誌；有一篇曾載在清華學報。對於主持這些期刊者容許我把這些文字編入這本子的好意，我深深感謝。有些文字，據最初發表的署名，顯然不是我作的；它們終於被包括於本編內的原故，是因為我自信我所掠奪的不是旁人的版權。

唐肇黃。北京，十六，八，九。

目次

三分

誰是美的判斷者·····	一
八股及自由詩·····	一一
語言對於思想的反響·····	二三
市場上的偶像·····	三三
可能的世界·····	四五
文言文的優勝·····	五七

告恐怖白話文的人們	六七
現代人的現代文	八三
再論入聲演化	一二五
墨經光說三條試解	一八一
尹文和尹文子	一九三
論上海英捕槍殺中國學生及工商人事	二三七
此後的進行方法	二四三
對於學風之偶然的觀察	二五三
不務正業的留學生	二六一
夢想與希望	二六七
病國論	二七七
中國學術的最大病根	二九三

國人不可不醒的大迷夢	三〇三
可惜太聰明了！	三一
中國史的新頁	一一
附錄	
科學之精神的價值	三三

中國史的新頁

誰是美的判斷者

最近有一位朋友問我「藝術品的美不美，還是以內行人的判斷爲公允呢，還是以外行人的判斷爲公允呢？」這個問題實在是很困難很複雜的；斷非淺陋如我的所敢冒昧解答。但因爲此事太有趣味，忍不住要來武斷幾句。我雖是對於近代西洋的美學學說也嘗聞一二；但這篇的用意卻在乎以素樸的眼光去對此事作粗疏的觀察——這樣素樸的看法有時可使我們悟得一個問題的重要意義。

誰是美的判斷者

或許許多人以為藝術品的美否的判斷應該信任內行人或外行人的問題實是帶些傻氣的問題，值不得發問的；因為關於隨便那一類事情，與其信任外行人的判斷，無事信任內行人的判斷——這是當然的事實，自明的真理，絕不會發生疑問的。然而我們要答應說：固然世間許多事情，是當然要單讓內行人下判斷的；但絕不能說一切事情都是這樣。因為不特對於一件事情知道太少的人不能有正當的見解；有時——說來好像是弔詭——知道太多的人也不能有公允的判斷。這大抵因為知道太多的人很少能設對於一切許多他所知道的方面加以平均的注意，而往往止對於他個人所特感興趣的方面加以考慮。

要討論判斷藝術品的美醜者應是內行人或外行人，不能不先從內行外行人的判斷大有不同的事實說起；因為假如內行外行人的判斷是

大略相同的，就不會發生什麼問題：這是不消說的。但內行外行的判斷往往不同，乃至往往正相反對，是普通見到的事實，那末，對於這兩種人的判斷何以不同的理由的考究，諒必可以使我們對於本題增加一些了解。而欲考究這項理由，不能不先把任何兩人何以會對於同一藝術品（我們可以把自然界的美物視為自然的藝術品）彼此下不同的判斷的原因討論一番。

方纔所說的美的判斷所以不同的原因甚多；但大要似乎由於下列事實。

（一）甲所謂美與乙所謂美的倫類不同 世間的美不都是同一類的，這就是沒受過多大的藝術的陶冶的人也曉得。中人以上，都能見到『童顏鶴髮』的老翁的好看，與『雲鬢花顏』的妙齡女郎的好看絕不能相提並論；西湖的美和三峽的美也絕不可同年而語。這樣地

不同的美的倫類，美學家曾替他立了不少名目；如『優美』，『壯美』，等等。他們所分的類是否適當，及是否包舉無遺，我們且不必管他。但美有各不相同的倫類，確是不易否認的事實。世間不同類的東西當然不能比較：例如墨子經說解『異類不毗』處所舉『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之類，乃是無意義的問題。一種藝術品也許富於一類的美而缺乏他類的美。假如甲據前類的美的標準下判斷，而乙據後類的標準，當然甲以爲美的，乙或者以爲不美。

(二) 甲對於各類美的比較的評價與乙不同 假定一種藝術品具有兩類的美（有些美類不能並具於一作品之中的除外），而甲乙兩人判斷這作品時也都是兼顧這兩類的美，結果也不一定能相同。因爲也許甲把前類美比後類美看得較有價值，而乙則反之；那末，縱使這個作品的關於這兩類的美度，分開來說，甲乙兩人的判斷相同；而合

來說，就不能不發生差異了。王羲之的書法，許多人以爲美；而韓愈則以爲『俗書』：就是因爲韓氏重視石鼓文那一類的美而輕視『姿媚』的原故。

(三) 甲所據以判斷的美類與乙所據的美類數目多少不同 假如藝術品是極複雜的，其中儘可包含好幾類的美。假如於這些類之中，甲據三類以斷這作品的美度，乙止據二類，乃至一類下判斷，那末，對於這作品的總判斷，兩人當然也不能相同。

美的倫類以外，還有可以使我們對於同一藝術品感到不同度的美性的地方，就是藝術品的質料之不同的表相。舉個粗疏的例，美人的美，可以分爲狀貌與風韻兩表相。這項美的表相可以有幾個層次。如狀貌，風韻爲第一次的兩表相，則狀貌中之面容，身段，皮膚爲第二次的三表相；皮膚中之顏色，紋理，滑潤爲第三次的三表

相。最重要的方面當然是各表相間之交互調和。因為藝術品有這些不同的表相，就生出與上述三節相當的使甲乙判斷不同的另三項理由來：（一）甲據一表相，乙據他表相判斷；（二）甲乙雖同據兩個以上的相同的表相判斷，但甲對於這些表相的比較評價與乙不同；（三）甲所據的表相或多或少於乙所據的表相。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事實能假使甲乙對於同一藝術品下不同的判斷，就是甲乙所見過的藝術品的品質與數量往往不能相同。這一事，可以影響美的倫類及表相兩方面。假如甲見過優美性甚富的藝術品，而乙沒見過；或甲見過絕代的狀貌而乙沒見過，那末，對於同一的當前的美物或美人的評價，因為他們倆的最高標準不同，就不能不差異。所謂「觀於海者難為水」就是這個道理。這理由，若把倫類表相兩方面分開來說，可以認為兩種理由。

由上敘的八種理由，生出兩個事實：（一）美的判斷有時異中有同，（二）有時同中有異。何謂『異中有同』呢？這由上文可以明白。因為甲乙兩人對於同一藝術品的總評價雖然不同；假如他們都單對那作品的一倫類或一表相的美度下判斷，也許是相同的。何謂『同中有異』呢？我們看見甲乙兩人對於同一藝術品都賞識爲某一程度的美，也許以爲他們的判斷是『兩心如一』的；其實不必這樣。以美的各表相作例。假如一個作品有子，丑，寅三表相。甲斷子爲中上，丑爲中中，寅爲中下；乙認子，丑，寅均爲中中，又假如甲乙都依三表相折中作總判斷，那末，結果必是甲乙都認這作品爲中中。但品第雖同，判斷實異。又如甲仍判斷如上所說，乙則止見這個作品之子丑兩表相，而認爲各得中中，那末，甲乙的判斷雖然也相同，而實際則相差甚遠。這正如長闊相乘的大（面積的大）